

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全集序

余嘗讀林初文孝廉舉子業以
爲經生高等耳已讀其荅情斷
腸玉麟諸序秋征傷春諸賦古
律絕諸詩觀燈青虬諸傳奇以
爲是風人文士游閒公子之流

耳已讀其破倭練兵諸疏海防
任將諸議對關白寧夏諸策上
政府司馬諸書乃知其個儻環
瑋有當世之具奇男子也所建
白諸疏多得 俞旨最後一疏

謹正鹽策以助大工請罷礦稅

欲於楊子真州間屯宿重兵扼
吳楚之會以拱護留京卽江海
有警可坐而制勝其籌畫良有
忠義而同事者言諄謾觸時宰
遂速之獄以歿向後播酋亂蜀
奴酋亂遼徵兵四方驛騷靡寧

始思初文言與曲突徙薪同功
也比有侍御于公永清疏其冤
竟不獲報其子茂之兄弟恨結
於心稍蒐葺遺文剗剔以傳余
不勝嘆息焉古來才士狂生膺
難毒酷無如禰正平正平遭亂

世不思以默容而譏訕敖慢視
一時人無如禍生有胎寧盡非
辜所爲鸚鵡賦膾炙人口他作
竿傳又未聞畫一計可裨實用
初文賦並驅鸚鵡而諸體無所
不具上擬漢魏六朝下擬三唐

迄趙宋諸名家亦擷英華傾瀝

液而收之椽管綵毫非什伯人

之才能如是乎其氣雖慷慨激

昂其言則溫厚和平引繩墨中

窾繁東漢黨錮諸人共相標榜

品覈公卿亂之生也言語爲階

初文當不諱之朝發謀出慮效
其悃誠竟陷文罔使人心悴幸
今董玄宰宗伯採其奏疏編入
青史又有子以其著述垂諸不
朽是正平身後所無初文可以
不歎矣復何憾焉方內多故余

竊謂當事者念埋玉樹土中廣
聽納攬英豪自是救時急務也
南京禮部尚書京山李維楨本
寧父撰

林初文先生文集序

嘗謂天生豪傑將爲世用且其
生也亦不數然而古昔之豪傑
若司馬太史若蔡中郎學富天
人名振今古類皆天所篤厚輒
遭譴受禍而不究其用卒托遺

書以傳于世豈天右其才而故
左于位豐其予而故嗇于報耶
是不然蓋此二先哲者其所繕
修備蓄縱橫磊落如山嶽之高
如淵泉之邃不可以尋常耳目
測故其條議規畫嫉時憤世莽

疑忌於君相則排擠於朋類勢
固宜然至於久而論定沒而聲
彰又未必非天之厚其終始而
不可謂不幸也余於初文先生
有足異焉當公以春秋經領鄉
薦其材華取一第如探囊屢試

屢奇值日本不共關白作亂大
司馬主和議公感憤上疏駁和
議之非陳破倭之策倡舉義兵
請以身先時

廟堂已可其奏下所司從長計
議而公復奏增行鹽停礦稅大

拂柄國者意遂密揭下

詔獄公無幾微懟怨慷慨待命
厥後倭奴敗盟礦徒騷害公言
豐豐中其遠識宏謨時論咸歸
而公寃竟不白以逝豈非與太
史中郎異世而同受禍耶余與

公同舉於鄉最重公才名余叨
第後不及時奉顏色及余以署
選事忤權相家居二十餘年公
之行履更不能知蒙

恩起田間逐隊南曹始得見公
之子子丘茂之每談及輒以

志未竟而遺草未傳爲恨今又
二年搜集就鈔余得捧而讀之
其制義雜著不具論論其大者
破倭二疏洞悉倭情切中機宜
當時若用其策可繫關頸於
闕下至於練兵選將之議合攻

橫擊之法復屯田清寺賦墾海
壇之地補軍伍之實贖名贖罪
折糧折餉鑿鑿中窾縈公蓋深
曉于尊王攘夷之旨于其譏稅
定賦變而通之者也其說不但
破倭爲便卽今榆關戒嚴夷氛

肆虐倘倣一二而行之亦保安
封疆之長策也其詩則爽朗雄
壯諸體具備不效前人口吻文
則直攄胷臆稟法先正能成一
家言蓋真追武司馬而嗣音中
郎者余每撫卷而歎曰有才如

此使當事者深知而委任之所

就勛業豈可涯量竟齋志以沒

豈非數耶公沒二子尚幼乃今

能讀父書自振門戶以傳公之

集公其不遇者身而不朽者名

耶因爲之序

天啓四年歲次甲子孟春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南京太
常寺少卿前光祿寺少卿吏部
文選考功二司員外郎 奉
詔起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年弟蔡應麟頓首拜撰

林初文先生集序

余與閩詞人林茂三交

善則時時稱說其先君

子孝廉先生頃自白門

來吳樓道與余言

無所遺余每欲當今游
 道不昌及之家金陵京
 游出爾何乃自此岑寧
 為而及之云吾正需此
 岑寧也金陵真無處

殘少暇日我乃播閱諸書
得以夏秋長日手錄先
君子詩詩久而行正之
宗伯又許我以先人疏草
採入史館詩文次第就

我且走京師耳余復乞

然於林君孝廉安得上

出此福澤閣師來吳語

汝及林孝廉上書事因

悉其生平初父先生洵奇

士也蓋觸冒時忌至死不悔誠足以愧世之靡者今詩文具在流傳天下寧無寶其才而憐其遇者乎爰之翻

美度嫺於詞賦以布衣
狎至騷壇又為諷有古
人風頂過吳旅居見故
詩人素雅虛二棺暴
露為解衣葬之經紀

甚值一何交游感為勸色
物之移徙以多離黃雌
樂人善引振後進懼
恐不及嗚呼初父先生
有子哉

望鶴山史文震孟集

林初文先生疏草題辭

魏伐趙齊師救之敗魏於桂陵初從孫子之
謀也旋而龐涓伐韓齊又救之乃釋韓直走
魏都馬陵白晝魏師殲焉夫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兩役兩蹙說者曰因勢利導孫子
知機非田忌諸人所能參一詞也我

神宗中季島夷寇句麗浹月之間下數十城
不啻拉枯於朽也當時詰戎暴餉所在騷然

閩中初文林先生上書築敵陳三便宜欲以
百一之師直指日本使賊狼顧而不支正所
謂批亢搗虛孫子之良法也向使當事者稍
假之柄以一軍軍七島一軍軍壹岐復以堂
堂之陣入其五畿或遮其首或伺其尾或於
馬島襲擊其後則關白頭可懸之

闕下而玄蘇數萬酋且俱爲海中之泥矣乃

業奉

明旨下中樞旋議而旋已之彼當時諸人豈
少忌儻哉愚讀公疏而惜之曰嗟乎國雖強
不能百年無事孫子運籌誠百世之師也而
公策實與同符則豈可泯泯不著乎今宗伯
董公取公疏而編之史海上偏師陰掣奴肘
又已社公之意則公之法固將與形格勢禁
屢試而屢效者同一奏捷豈獨桂陵救趙馬
陵虜魏者之能垂不朽哉愚不能盡讀公書

謹取兩疏而識之庶幾在兵言兵期以借箸
於他年耳

天啓六年季秋六日青州李際明書

林初文先生文集序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此陋談也譬如羊豕受人豢養充人鼎俎可爲忠於事耶余謂男子戴天履地君之天地也衣食寢處其間皆君賜也於林總中更讀書明理可效涓埃之用便宜觸變櫻冠以君之身爲君殉豈必曾飽大官糜耶故發憤遼事魯兩陳破虜䟽業報聞當事者卒以書生置之而朝鮮江夷諸策

未嘗不若左券適林茂之談其先孝廉初文
先生事不覺相對泣下先生亦未飽大官糜
也萬曆中發憤倭事亦曾兩陳破倭䟽亦報
聞以論鹽法請停礦稅拂四明指密揭 詔
獄遂寃抑而死然選將練兵屯田清賦諸策
迄今猶襲先生成筭以爲秘計或曰子與先
生固略同但先生不幸而死子幸而不死耳
余曰幸不幸豈在生死哉大抵臣子慷慨言

國事無不以死自誓者幸則其言不中而國
享其安不幸則其言中而國蒙其耻幸則其
誓不踐而身與國俱榮不幸則其誓踐而國
與身俱削至於中其言踐其誓人以其不徒
死有傳於世亦不幸之幸矣是幸不幸真不
關生死也假令先生在余願與之同死噫關
白事定後凡建一議畫一奇者莫不賜金進
秩而不及先生卽 二聖恩詔凡以礦稅得

罪者莫不溫綸厚卹亦不及先生則身死之
後猶以食祿論重輕甚可慨也幸有茲集在
其子爲傳之先生不死矣余不知詩文爲述
其事如此

天啓甲子秋梁溪後學鄒德基撰

林初文先生全集敘

初文先生與相國文忠葉公先觀察皆出色
侯印峯許公之門先生則以賢書知相國則
以童試拔先觀察則以幼童收或賞鑒于文
字精神之外或玄契于塵埃風物之表嗣是
相國與先觀察前後登第先生以貫天人之
學竟以孝廉終抑天耶人耶先生一腔忠義
不特見於孝廉之日卽爲兒時已津津露其

忠義之類矣及爲孝廉不事家人產以立事
功自期有投筆入玉門之思遊塞上爲威大
將軍上客作灤陽宴別序揮毫直就語驚四
筵莊重並駕滕王而俊逸過之將軍欣服下
拜以千金紫貂爲先生贈視閻公之遇王子
安抑又過之先生一揮而盡徙家金陵爲鄉
人鳴冤忤刑曹雖掛白簡而先生不介懷萬
曆中關白不共兩上書請剿均得報聞而不

大用于當事遂拂衣南歸爲前事赴理乃于
園中著十二文及蛾眉篇以况意雖窮愁拂
鬱語言依然溫厚和平其立身經國禪心俠
骨無不畢具非大識大力而能若是哉後其
事白遂作黃鶴三湘五老之遊風雨不驚登
高憑吊無不寓其忠君愛國感愴悲歌之意
時值大工匱乏礦稅四出先生憂時慷慨疏
止礦稅獻策助工又蒙報可時宰方逢迎中

官而同事者又觸之怒因陷先生于獄以亡
有于侍御爲先生訟寃而竟不報向後諫礦
稅者概蒙 恩詔而遺先生益令忠義之士
號泣長歎耳先生沒後六七載先人卽宦京
師人有談先生寃者予髫年竊聽之曾挹先
生賢胤茂之而不及讀先生之文又十載後
於野老之家則抄錄遺本讀之其中雖多亥
豕之訛而天然之錦璀璨于簡端客歲予過

金陵訪歲之忽有省墓歸閩之行僅得一晤
長公子丘今春于融城聚會累月與之追論
往事各歎歎不能已已始得讀先生全集其
詞賦歌行律絕諸體序記諸文傳奇諸書其
精則璣衡廣則川岳細則蟲鳥微則醫卜隱
則鬼神無弗洞徹幾微至于練兵選將屯田
清賦贖罪折餉諸議上政府等書俱切中時
宜有關軍國之大可裨實用天啓中奴酋狂

遲盈廷聚議有陰合光室之旨以爲秘筭而
後知先生也予嘗論先生之文品有莊騷之
奇古而不涉于僻有史遷之浩瀚而善揚其
波有王勃之奇穎而大其氣有駱丞之忠憤
而偉其畧有謫仙之風流而履其正是包括
秦漢六朝晉魏三唐兩宋融液而渾成出之
另具一機軸昔郭明龍先生有云作文要於
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

文今董宗伯以先生奏疏編入 國史其遺
文賢胤又輯之以行世所謂不朽當在斯乎
夫自古皆有死獨先生抱忠赤而死千載而
下讀先生文者莫不痛恨時四明時宰懷嫉
嫉以殺孝廉則先生視時宰榮辱何如矣必
論祿位之軒輊哉且茂之兄弟善事慈幃以
孝友聞文采翩翩皆有父風而茂之復有子
是齊乎前而豐乎後厄其遇而高其名觀之

先生傳中嘗覆舟有神燈暗續之事則先生
所可信者天不可信者人豈虛語哉予獨因
之有感于先人同及門之誼也先人勞于王
事而卒于官不能竟其所用獨文忠遇一王
眷而顯當時信乎全備之難爲初文先生發
憤而論次及此

崇禎七年甲戌秋八月通家子林國炳謹頓

首書

林初文傳

徐燭撰

吾郡福清林孝廉先生名春元字寅伯後更名章字初文幼生韶秀賦性沉毅讀書過目成誦七歲能詩塾師以群羊之首者試題之曰三百羣中爾獨先時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經霜雪伴過蘇卿十九年又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又試之對風掀舟浪舟難進應

聲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師卽斷曰此子他日
必忠而苦於節也由是稱奇童當世宗末
年海寇犯閩先生年十三上書開府條陳數
千百言開府奇之十七以毛詩補弟子員試
輒冠于諸生神宗之元年癸酉改麟經舉
於鄉先生博學強記文賦歌辭援筆立就百
應舉制稅獨師心匠意不逐時喙嶺南楊
所先生深加賞譽丙戌闈中已擬入彀

塲築卷爲燭所燬法不得錄主文者惜之已
自歎曰莫非命也遂從塞上戚大將軍遊作
灤陽宴別敘卽席揮毫酒未三巡而序與詩
就將軍拜服壽以千金先生隨手揮去生平
不事家人生產有封狼居胥之志挈家僑寓
金陵性好爲人排難解紛遇鄉有篡嗣事枉
斷于南法曹劉某先生不平率諸好義者奔
救忤司寇陸某意屬其門人徐黃門劾之卽

下法曹問臺御史陳某爲不平奏褫劉職事
成兩持司寇陰護曹郎深啣先生先生弗悔
乃之燕載書數十乘渡江舟覆先生得皮笥
危坐漂流數里見空中雙燈若有神救之入
京客困十年唯以著述自娛人索家報但緘
素紙署乎安二字而已意謂丈夫未立事功
無寒暄可書也適關白之亂先生感憤時議
兩上書請勦皆得 俞旨部覆徒咨之海上

爲材官不屑往聞衞之者去遂歸南赴理著
園中十二文及蛾眉篇以自見同郡謝繹梅
少司寇雅知其才而惜其寃乃爲白之先生
因放浪山水遊匡廬上五老峯值暴風疾雨
幾墮峯下遊西楚登黃鶴樓賦詩吊古復之
京時大工乏財礦稅四出天下共患先生素
抱忠赤奏止礦稅兼陳立兵行鹽之策以助
工上可其奏以同事者觸時宰怒閣不票

擬遂文致密揭逮諸人先生望 闕門長歎

曰滿朝皆嬖孺天下事可知矣即日下獄憤
懣以死大錦衣周公某鞫諸逮者無罪具覆
釋之侍御于公永清具疏稱先生寃謂有鳩
毒之者卒不報嗟嗟古人云有才如此而使
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今才如先生竟厄
於時相未竟厥用以殺其身寧不令人長太
息哉雖然先生童時所爲詩句實先兆之矣

予嘗聞人第患無才有才而遇者上也苟才
而不遇能以筆代袞鉞寸管尺牒博榮名于
千古權亦不淺豈必遭時遇主而後垂聲異
代耶近董宗伯采先生疏入國史而李宗
伯蔡奉常諸公又序先生遺集皆且疊疊矣
予生也晚不及識先生幸識先生之二子君
遷古度皆負雋才有父風因誦其詩讀其書
想其爲人乃爲之論次其生平以托於招魂

九辯之誼爾野史氏曰吾聞之詩國初有林

膳部子羽產于福清掘起草昧力追正始晉
陵浦舍人不遠千里執贄學詩後以薦入京
師一太祖高皇帝試龍池孤雁二詩稱旨

卽日拜官冬曹二百年來先生復嗣其響詩
文雖不逢主而奏疏寔多得旨乃爲忌者

所中未究其用費志以歿真有幸有不幸矣
詩云噉其漉矣嗟何及矣嗚呼惜哉

家集成拜墓告親文

嗚呼痛哉我父死忠去今二十有八年矣我
母復喪十二年兒自爲志與父合葬又數年
以冗兆弗吉水蟻交患魂體不安屢改至再
乞彭廷尉公爲志至今年春三月襄事始定
唯是我父生平遺草兒兄弟叢幼穉無知奉
母教珍藏篋笥隨身四方貧未能刻所有奏
疏數道近年陳之董宗伯公公自京口寓書

報兒謂曾奉 旨者 起居史已收錄未奉

旨者已纂入 國史斯亦大幸矣至詩若文

則於生前父友吳長卿已爲敘刻秋征賦蛾

眉篇十二文謝繹梅楊復所二公交相歎異

又自刻青氈記皆行世多年沒後兒友尤時

純選各體爲一帙敘之復請曹能始憲長敘

陸不緇文學跋又刻行多年長卿之子千里

重刻十二文湯叔寧孝廉見而擊節批評再

爲翻板而併行之先後爲刻雖不一而足終
非全集爲之奈何見以積勞叢苦近歲疾病
懼填溝壑恨益終天故謀之兒友俞長公伯
彭幸爲題疏募資倡刻全集兒始得同兄編
次以類分之爲二十卷中有散逸者遍加求
訪不可復得有缺疑者仍從缺之不敢妄有
增損嗚呼痛哉累年於茲不克卒業每見他
人刻集流傳心如刀刺慚愧欲死及減衣節

食陸續劄劄伯彭哀憫此情復爲成終真一
字一淚也其總序分序有求而未至者有非
求而贈惠者京山李宗伯晉江蔡奉常上元
俞少卿宛平米觀察長洲文太史青州李職
方諸名公甬東薛下切周農半無錫鄒公履
湘潭張伯迥諸文學凡共若干首同里見社
友徐唯起不遠寄傳海內諸名賢前後輓吊
題墓詩新舊諸序跋及助刻諸君子姓氏一

一具載簡端印裝成書謹撰今日日同兄君
遷諸孫男誥諭諫譚詔誌賚赴墓前百拜泣
告焚化一部異達幽覽稍慰冥靈嗚呼痛哉
兒不孝莫甚幼逢父難失學無成不能揚顯
榮贈徒此區區曷報用極兒又慮長安紙貴
力不能多印廣傳與未刻同賴我父忠魂生
氣感召一世自爲不朽兒何繼述昔司馬相
如有封禪草之求虞翻求天下一人知已千

古難事我父上書已能入史遺草復多序賞
或可無憾於古人矣嗚呼痛哉兒古度泣血
謹告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著

男

君遷古度

編次

奏疏

鄉試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謹奏爲
敬陳末議仰禪

聖明第一務事今之譚時務者南則先田賦

河道也北則重軍儲邊防也臣則謂天下
事皆人爲之諸非所慮慮在科舉之法亂
也何也科舉之法人所以進之途也古者
進人非一途得人非一效是故桑弘羊以
賈人子而擅理財之名卜式以官家兒而
奮西南夷之策今法非科舉人不得進矣
是何可以不慎哉夫科舉舊法主之以
官而監之以御史提之以布按而佐之

府縣豈其有未善哉既行之百餘年無議
矣其後以監臨易主考而布按則總裁以
府縣分閱卷而學官則爲具位豈其不稍
變哉亦行之百餘年無議矣京考之命內
臣之出則亦行於嘉靖之辛卯再行萬曆
之乙酉也然曩者再舉輒罷未有議者今
者一舉未幾議者紛然何也蓋自張相專
而私門啓羣奸成而公選壞此所以有外

臣之疑而將內臣之信也然事起於權權
去則止弊生於黨黨散則消尚何爲棄舊
法之簡而取新法之煩哉曩者陳登雲一
疏甚詳也荊州俊一疏甚正也頃者員外
鄒元標一疏甚切也臣復何言然臣謂官
無內外期於自靖法無新舊期於各當懷
一德以承休則外臣何異於內持二心以
植黨則新法何勝於舊是故以翰林科部

視監察藩臬則外者難投而內者易投也
也寬嚴之體判也以郡邑正佐視翰林科
部則外者易制而內者難制何也尊卑之
勢懸也夫惟易投而難制則某也以某經
居某官某也以某科典某試座主可明而
拜也門生可預而收也恐不啻如外臣之
納交而滋患也使內臣而盡賢也則可不
然壞公典壅賢路臣未知其可也夫科舉

之法校文掄才而已內臣明校文外臣豈
盡弊哉觀二百餘年之取人可知也內臣
公掄才外官豈盡私哉觀兩京十三省之
行事可知也且以人事若齊心也得賢報
國榮名也兩京鄉試內臣主之勢何重也
十三省會試內臣分之道何逸也巡按司
一省何獨不得校士學官訓三場何獨不
可主試且舊法屬之外則有諸便如前三

臣之所稱者新法屬之內則有諸不便如
前三臣之所指者臣故謂罷新法則可以
去不便亦可以重內臣也飭舊法則可以
就所便亦可以重外臣也兩相重則兩相
和兩相和則兩相成羣臣矢心於薦賢而
各竭其所長一人享化於得士而無復慮
其所緩豈非治平之上策而

聖明之第一務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

陛下裁斷焉天下幸甚

破倭前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武謹奏爲
侶義兵討逆夷伏乞

聖明特賜便宜以收大捷貽久安事日本不
共關白稱亂據我朝鮮大逆

王命此於法必不赦已

陛下有獨斷諸臣有全算臣書生也何以佐

萬一哉然而亦有一便計焉臣按海上夷六十餘種大者十數國東爲日本朝鮮東南爲琉球西南爲暹羅浣泥蒲刺加南爲交趾占城三佛齊真臘爪哇日本最强暹羅等去之最遠琉球朝鮮最相近而交趾等次之今朝鮮見滅琉球亦失其六州而致貢是琉球有牛後之耻交趾有蠶食之懼而三國於朝鮮均有兔死之悲也且交

趾之王爲臣鄉人臣鄉之人半其國臣族
林芳聲嘗追臣先林鳳於東藩過之再次
交甚善琉球事我特謹臣友歐建彬嘗護
其漂舟者二百三十人驗其非盜盡歸之
不殺恩甚厚臣之鄉業市夷歲輸軍餉約
之舟百艘一當十兵百萬一當百而長技
之精絕無筭也頃以關白故禁之無生怨
甚深臣謂欲攻日本則此二臣萬人與彼

兩國者皆天假也且日本有三可攻六十
六島散處無統今其銳者多在朝鮮一也
夷性輕窳貪詐無親關白篡弑淫虐多怨
二也遼左之師曠日相持彼謂我怯不備
遠涉三也且寇利東南風而我利西北今
此天道不利於寇故其在日本者不能來
而其在朝鮮者亦未敢動吾若乘此時發
兵可以七晝夜達諸島迨春盡風轉時寇

欲空巢而出我已築京觀而還矣此又天
贊不可失也請下千金之令令此市夷
者萬人分爲三軍臣以一軍直入日本之
西海諸國令人定腹心芳聲以一軍徑乘
趾建彬以一軍徑琉球馳西道之檄檄南
國令各出一軍備犄角若逆曾悔禍搃保
東偏則臣等以一軍軍其七島遮其首以
一軍軍其壹岐伺其尾而以三軍入五畿

衷其師亂之可一鼓而生擒關白若其眷
戀朝鮮睥睨遼陽則諸將張六師於鴨綠
搯其前臣等合五軍出對馬襲其後擊之
可再鼓而梟僧玄蘇且臣聞之關白假夷
號玄蘇等變華名此亡命壅而遠人之道
隔也若以我

一人之訓諸將之力日本就平朝鮮告復則
臣等撫諸夷通其貢盡召諸島中之逋逃

以歸使威命罔日出珍物羅海濱又不待
一再鼓可以編黑鬣而勒蹉丘臣謂此役
也平日本復朝鮮通遠人招亡命四利也
乘此風便因天拔二將作五軍因人攻其
三可攻因敵三因也因敵不敵因人不費
因天不忌因三得四臣所謂便計者然寔
燭照而數計之非揣說也忠不避險智不
失時今此時可數矣惟

陛下信必然之畫奮不測之斷破格以待三
臣而假臣便宜從中叅贊之多給臣劄令
臣等戴星而行臣不佞敢持左券以復前
籌建彬由會試武舉爲水寨把總數年倭
不敢犯考上上今以官其鄉不便聽調於
部芳聲由武舉爲水寨協總數年剿倭屢
有功今以把總練兵於天津二臣皆知兵
能水戰海上諸夷聞之其忠義同智勇同

其人馬伏波之流也新送將材汪信志向
司水哨習舟師兩科武舉吳天漢知倭善
水陸之陣布衣黃時耀有俠氣武技絕倫
南兵中軍虞忠弼從軍南北大有戰功冠
帶官王鐵精兵禽能伺神將練兵千總萬
未夫有心謀舌辯可使聞數臣前部之選
也臣觀東西多故諸人宣力而自惟區區
究辰輿譚韜畧乃以不才在下無所効故

願與諸臣滅此而朝食已下臣冒昧干觸
至尊忠憤所激不知罪極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上奉

聖旨兵部知道

看得舉人林章所奏事情重大合無將本
內員名同咨到彼處巡撫衙門從長計議
施行

破倭後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謹奏爲
特舉破倭全策以應

明詔以紓

聖懷以震華夏之氣奠

宗社之靈事臣伏念

陛下爲一倭勞心焦思求異才 詔至再四

下然而六七年喪師隕帥糜餉不貲且禍

及二三臣甚烈何哉舉非萬全也臣不才
無以應 詔然而願爲

陛下畫一全策不仰公帑而有餘餉不動官
軍而有餘兵加以良將可一舉成功獨乞
陛下一令使臣等奉以奔走已臣請爲

陛下極言之蓋今之議倭者或攻釜山或守
平壤或棄朝鮮退保鴨綠臣謂朝鮮爲吾
屬久業爲之疲耗至此而又棄之此養寇

遺羞不可使聞於四夷也攻釜山則倭穴
已固我師忌深守平壤則倭輒益進我師
懼薄蓋棄之不順救之無成非一大奮不
可而議者又患無兵與餉臣謂兵餉易處
將難求何也自昔名將必出於儒故太公
六韜首文孫子十三篇先道有如衛霍雖
不讀書亦賴名士之力若夫文臣不武武
臣不文操一短而欲收兩長不亦難乎進

士郭佳鎮冀述知縣劉元功才比董賈識
過頗牧一委質便慨然有許國之心舉人
陳王道爲學探本源談兵述仁義未出山
林已隱然有任天下之志所謂天下士者
試以爲將臣見尹吉甫登壇而卻穀退舍
矣今劉元功以屯練遼東行郭佳鎮冀述
能得燕趙之豪數萬衆陳王道能得吳楚
之雋數萬衆而臣能得閩越之壯士數萬

衆戰船數百艘又能合羣策得重餉至千
數萬兩蓋餉多而易兵多而精將不多而
良事無便於此者若使朝鮮諸將收合舊
卒保王京半壁斂鋒養銳且勿輕動俟臣
等之策旣舉然後以北兵作兩枝由陸扼
其前以南兵作兩枝由水襲其後而以王
京之衆從中橫擊之三分四出一正二奇
可使擒關白如菴兔驅清正行長如笞羊

也法曰先人奪人卽此義聲四起九夷八蠻且落膽何有於此奴乎是爲全策臣聞之全國者制敵之情全軍者制敵之形今寇之形情盡見矣諸臣復不爲一大奮而更使數萬良家子盡委異域以有限金錢填無底之谷也豈所以謀國哉臣有以知諸臣之必不忍矣且自救朝鮮以來請兵可請餉可請增兵增餉亦可

陛下之恩及屬國如天而其聽言也如流水
今諸臣不無負

陛下矣復不爲一大奮而猶欲倖功蔽罪忌
人諱言勤九重宵旰之憂貽千載不雪
之辱也豈所以愛

君哉臣有以知諸臣之必不敢矣昔子產論
晉楚兵事其父戒之曰國有大政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爲僂矣臣一介敢干斧鉞

然知天厭夷氛而啓諸臣之衷諸臣必有
更說且感此二三同志皆抵掌攘臂忼然
有敵愾之義也是以冒昧僭爲

陛下誦之願

陛下少加意臣言臣自壬辰之冬一聞關白
之亂欲倡義兵伐諸海上疏 上下兵部
咨臣之本省巡撫議其事尋以請和請戰
相繼而沮今臣之疏尚在又曾有上宰相

與司馬二臣書人多見之皆先事之談並
有著驗若又不用臣策則今日之覆轍豈
非他日之明鑒哉臣又有以知諸臣之必
不可悔矣臣聞之屠郅支斬樓蘭雖甚奇
事固人爲之且自昔中興之主必有東征
西討之師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玁
狁蠻荆何赫赫耶卽諸夷之畏唐亦猶匈
奴之畏漢豈以堂堂我明爲一帶方酋

所窘幾成弱宋之狀如此願

陛下轟然 勅諸臣圖之臣等願爲

陛下破此賊宣威絕域所有領兵官張懋忠
陳伯懌歐建彬林芳聲程鵬起張嘉策陳
道箴吳長卿王芬王泰亨金城林茲卿汪
千頃林起程太鉉石松李呈芬王宗聖丘
憲章胡思安章檯朱國用等所當用諸武
臣皆忠勇有文臣不敢槩舉當再列職名

上請所有督兵督餉官見任外所當加用
諸文臣皆方面風憲臣不敢僭舉當再會
公議 上請謹以所議兵餉便宜條開於
後伏候

聖裁臣不勝惶恐願望之至

一天下屯田幾五十萬頃軍苦貧而賣民
喜賤而買法不得爲買賣而托之兌於是
屬之貴家與富室者十七其價皆折三之

三且或民兌之軍協而取之甚者鄉官乞
而奪之又甚者併其田而匿之此大弊也
請槩查之凡兌田者免其罪計其田價令
處之凡奪田者治其罪追其子粒凡匿田
者治其罪追其子粒與租皆計其田令納
之各處田有高下納價者每畝多至三兩
少至五錢足價者每畝多至一兩少至三
錢凡屯丁能兌兵者還以所兌原田凡軍

民能首田與自首者實以冠帶劄付千畝
以衛鎮撫五百畝以所鎮撫百畝以總旗
願從征者聽有功者以實級陞凡州縣官
能查田與完田價者加陞之凡諸人互相
欺隱者以抗

旨論如是存籍於軍不失屯田之舊索賦於
民又得軍需之實此大便也各省臣所未
詳然以臣本省推之大抵相同今從其少

查其五分之一約作田一十萬頃以其價
不同每畝均作一兩約可得銀一千萬兩
一天下寺田不下數十萬頃或勅賜或
施捨遊民之徒往往托爲僧而坐食之僧
貧則占之勢要寺廢則沒之豪奸此孰非
官物而可令竊據耶請槩查之凡寺與田
並存者丈其田計僧給之每人二十畝餘
者官賣之凡僧貧而田被占者治占田者

罪追其子粒以其田還給僧餘者賣之凡
寺廢而田被沒者治沒田者罪追其子粒
與租以其田還入官賣之各處田有高下
每畝多至三兩少至五錢凡僧能充兵凡
軍民能首田與自首者皆賞之如屯出例
凡州縣官能查田與完田價者加陞之亦
如屯田例凡諸人互相欺隱者亦以抗
首論如是僧不苦賠糧田不患漏稅亦大便

也各省臣所未詳然以臣本省推之大抵亦同今從其少查其三分之一約作田一十萬頃以其價不同每畝均作一兩約可得銀一千萬兩

一臣本縣東海中有二山曰海壇曰南日田與園各數千頃昔稱沃壤國初徙其民遂禁其地嘉靖初許墾海壇以其稅助餉數十年利之甚使南日之山舊有魚課

米三百六十石皆其本鄉民輸之然其田
與園未墾也萬曆初許如海壇例墾以助
餉官爲查志書正疆界而丈量之令鄉民
林菽陳于正等受而耕之幾成阡陌矣而
隣府莆田縣民與本山近者起而爭之一
二鄉官又坐而占之至使操兵與訟尋開
尋止美利無成甚爲可惜頃本省巡按題
請復行臣謂世豪之家無法武斷之夫無

刑請以縣正官奉

旨立石其上示之田一畝令納價五錢園三
錢三年後徵其稅如海壇例凡軍民能率
衆納價者賞之本縣官能查田與園完其
價者加陞之亦如屯田例非本縣民爭者
亦以抗

旨論若以兵餉有餘請於二山置三衛卽以
所納田價創城池造戰船官以本鄉人兵

以本山農倣古世官井田之法令之自相
保守罷防海之官與兵歲可省餉數千兩
此不亦千萬年之計乎二山大抵相同今
從其少查其二分之一約作田園五千頃
以其價不同每畝均作四錢約可得銀二
十萬兩以上臣章所議伏乞

聖裁

一各省直衛所約千軍其中必有缺伍者

多二百少一百又少五十若槩查之令報
實數以缺伍者每月所存八斗之米貯於
官而收其屯田之租多者十石以上少者
五石而止除已往不究外如有仍前隱匿
冒破者官吏革職軍民能首者賞銀三十
兩伍缺本軍能自首者卽免其軍約可得
銀五六十萬兩

一官鹽行各地方每年自有額數然始則

價平終則價貴而民苦之者鹽不足故也
若於一引七百觔外加鹽一百觔取其稅
銀二錢則鹽足民用且多通商本約可得
銀四十萬兩

一舉監儒生吏員問革者可許贖復以其
罪之輕重爲納銀之多寡舉人重者二千
兩輕一千兩監生儒士重者四百兩輕三
百兩廩膳生員重者三百兩輕一百兩增

廣附學重者一百兩輕五十兩吏員以所
犯照其行頭年數各若干兩夫以重辟遇
恩詔猶得赦奈緡戮此等誣誤之罪而錮其
終身也約可得銀二三十萬兩

一新舊死罪軍徒亦可許贖如子孫軍開
伍過五代者贖銀百兩四代者二百兩三
代者三百兩二代者四百兩一代者五百
兩終身軍到衛未到衛者百兩徒罪以有

力稍有力照年數遞減之令貧者易贖如
重犯除逆倫不道殺人多者不許贖餘並
許之重二千兩輕者一千兩又輕五百兩
其年久及情可矜疑者量減之蓋其中不
無冤民此寧失不經之意也約可得銀一
二百萬兩

一查萬曆十七八年因旱將南兌三糧俱
改折色於民甚便今南直浙江湖廣江蘇

俱大水燕趙及河南北俱大熟若從前例以二糧改折色以其所省者助餉尤兩便者計兌糧正米一石例折銀五錢交官外原所加耗米該折銀二錢其所省耗水腳價行月糧各項銀每石二錢八分共四錢八分此則折省多者徵其三錢餘以予之民可也南糧正米一石例折銀四錢交官外原上倉耗米一斗折銀四分併所省蓆

行脚價罪贖各項銀每石三分共七分此則折省少者盡徵之可也約可得銀一百五六十萬兩

一原行稅契每價銀一兩舊例徵三分新例加三分以舊例計之小縣約五百兩大縣約五千兩總計之每縣以千兩為率約可百萬兩加之新例三分又可百萬兩然每遇大造稅冊止報三分之一吏書侵匿

之弊無可查者若令督餉憲臣以印鈔小票作契尾每州縣給以若干張散各買主官以長單填註某人買某田若干價若干該稅銀若干以單與所給契尾合而印鈔之而解長單於憲臣契尾少則再請多則繳還卽用過契尾若干可知稅銀若干聞令風力官一員行州縣取民間原契查之無契尾者罪之民能首侵匿者以所首之

銀賞之賣。能首者以所賣之田還之。而
官吏則黜。無赦。此可以稽實數。十之七八
矣。約可得銀二百餘萬兩。以上原係舉人
陳王道所議。伏乞

聖裁

臣謹按春秋大義。予尊王攘夷。而譏稅畝。
用田賦訓戒。甚明。經生皆能談之。今爲一
倭。至使主兵者議和。議守主餉者議加賦。

加稅甚非得已也臣謂兵家之法弱則和
敵則守強則戰蕞爾朝鮮所以苟延數載
不一折而盡入於倭者和與守非無力也
然不戰無功故臣等欲大舉兵餉征之然
亦豈敢以重困天下哉或取以法如屯田
寺田軍伍稅契之類是也或取以恩如海
田商鹽折糧之類是也或取以權如贖名
贖罪之類是也由臣之說得罪於士大夫

則有之要之不病國不病民可以濟賦稅
而救和守之窮且無得罪於春秋

陛下試問諸臣朝鮮可棄乎清正行長可却
乎別有策可破倭乎如不可則用臣之言
矣夫義士不愛力以報主忠臣不諱言以
誤國能爲而不爲者欺不能爲而不欲人
爲者忌皆無臣禮者也臣不自度旣論倭
事所有兵餉當以 上請據臣等所議少

不下二千萬兩卽東征一二年用之有餘
然而最要理之得人也伏惟

聖裁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九月初五日下午

尹都護論閱視團練南北兵疏代

臣誠不才然少負膂力好武藝臣父某爲
宣大兵備時臣得從晨昏因而知虜情於

是棄舉業出武科備員偏裨故總制胡某
巡撫李某治倭江南時臣得從左右因而
知倭狀

肅皇帝不以臣爲有罪寵賚至於再四臣得
歷事

先帝迨事我

皇上若干年且老

皇上不以臣爲有罪臣得以總兵乞骸骨歸

田里若干年幸未成頃因西虜反側

皇上不以臣爲衰朽廢棄從言官請謬起臣
待罪前軍府頃因倭奴窺伺又從言官請
特命臣閱視團練南北兵臣自惟父子受
三朝厚恩未有一寸報今臣幸存七尺之軀
未忘千里之志辭命不得安所逃罪臣愚
不明於天人之際然竊觀邇來災異頻仍
倭虜間發寧夏叛卒又爲中梗豈非天心

動我

皇上欲大啓神武之畧哉然而臣之任難甚矣何者時不同也向者倭寇東南初不過數百人旣而漸衆不過萬人且橫行莫當荼毒無數至糜財餉師竭諸臣心力若干年乃克平之今關白蓄志已久亂形已明攻朝鮮虜我賓國屯鴨綠震我藩境船至五百餘艘兵至十萬餘衆而我未有一日

之備一方之守衛軍懼不可用而求之兵
北兵懼不可用而求之南南兵懼不敢多
用而僅僅求數千如是而臣之懼滋甚矣
何者勢不然也古者用兵雖良將動稱百
萬今以臣之不佞欲以數千新募之卒當
此十萬方張之寇且身在境外事從中覆
又不得一二老成之臣與之同事成敗利
鈍臣誠不敢逆睹也夫兵者百世不一用

然而不可一日忘也自倭滅虜款以來當事者倖無虞故今日議減兵明日議損食轉相效勸務爲省嗇豈非愛國之至哉然而積弱之勢成矣夫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土崩之漸必至陵遲寧夏之事方在扼腕當此外侮而又不爲一大奮此殆坐觀非至計也抑又有甚焉將歿官也兵凶器也臣恐今日之官人不樂受而議者惡受多

而難與臣恐今日之兵勢不易集而議者
恐集久而難散臣恐今日之財有而無用
而議者恐用耗而難生何相左也夫 國
家之所以敵愾者兵所以強兵者食所以
奔走豪傑而得其效力者官人不愛歟爲
國家求官與食我何爲反斬之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後雖悔之其將及乎臣知

皇上有神謨諸臣有勝算臣愚安敢妄揣得

失然而責在臣臣安敢默然避斧鉞之誅
貽夷狄之笑也所有四事臣敢冒死以
請一將領臣以下必有叅將遊擊中軍千
百總之屬須得諳夷情習戰陣臣所素信
者無論原任見任名色布衣許臣破格拔
一二人令各舉其所知意者羣策可畢舉
也一兵士臣以爲倭強且衆非得南兵數
萬人制之不可臣當自擇中軍中軍擇千

總千總擇百總百總擇隊總隊總擇兵一
隊總擇兵十人兵可精且易得兵不當罪
隊總隊總不當罪百總百總第而上至中
軍不當罪且及臣臣敢不愼然兵又須求
之本地方則有宗族鄉里相保結父母妻
子相顧戀可使共致死不可使獨逃亡若
率率於此近處求之非遊惰則孱弱烏合
之輩急則散矣徒糜廩餉安所用之一同

事今昔立文武布列良不乏人然而臣所深知者則有原任尚書吳允可使協戎政原任評事趙任可使爲兵備駐登萊之間原任巡撫今見監刑部李材可使置臣軍中爲謀主蓋吳允威名著於南北軍士所素服者趙任負意氣喜韜畧壯年罷官人共惜之以此二臣分置中外戮力相應臣所大幸李材之罪有無臣不敢與聞然臣

鄉與其父李璵共事治倭時材爲舉人卽以知兵名璵之功材有力焉是平倭之畧材所蚤裕晚年乃以治苗獲罪臣所未曉也今其年力未衰知憲益深臣願得之以決軍謀效則

皇上信賞必罰材亦不敢說人以無罪然方今多事其才甚少冀

皇上明使過之道而材荷更生之恩萬一不

效臣且受連坐之誅材復安所逃刑臣故
冒昧敢爲請之蓋爲國家亦自爲也惟

皇上察焉臣尤大幸二導制爲將而不得專
制闕外雖有管樂之才不能成功而況臣
乎臣旣被 特命敢不竭力請得以便宜
從事凡用人募兵一切軍政但得一文臣
知兵者稽臣之動靜紀臣之功過而已餘
無牽制焉如是而有不效臣死無辭也凡

此四事臣所至急倘得徼

皇上之寵靈假諸臣之訓制使臣得展布四
體鼓舞三軍倭雖強非所患也臣不勝戰
栗待罪之至

薦舉人陳王道疏代

臣不佞蓋聞人臣被非常之遇必圖非常
之報定非常之功必求非常之人臣幸際
聖明謬叨寵眷私心過計竊謂今日之事

莫急於倭惟得一三奇才策士佐定安攘
庶可稱報萬一請爲

陛下陳之夫倭雖小而實狡其病雖在朝鮮
而實在中國吾爲之萬里徵兵千里餽糧
使二三將帥十萬師徒越險阻而冒鋒鏑
雖經畧贊畫不爲無人然而調遣不齊挽
輸莫繼竭帑藏不可重賦稅不可而孤軍
深入未知還期時勢至此誠亦難之傳曰

敵無小倭一日不退則中國一日不得寧
此臣與當事諸人所搔腕而寒心者臣以
是竊訪天下士有日矣謹按湖廣黃州府
廣濟縣舉人陳王道韜光山林研精理學
沈思積力垂三十年慨然有任天下之志
而莫不聞之者臣始延之再三乃得見既
而叩之再四乃得知其實蓋與之談性命
則明若析毫論時務則沛若遊刃莫不纏

纒然可聽可行至與之語及於倭則所謂
兵食戰守一切事宜又其胸中所素定若
奕秋料棋着着可必勝者蓋謂不煩官兵
一呼可百餘萬衆不費公廩一索可百餘
萬金有事則以佐軍無事則以充府庫行
之歲歲而不窮者此其策甚奇且便臣之
智慮所不能及者天下士如此未可多得
也學宗孔孟才比伊周殆所謂非常之人

耶臣願

陛下亦以非常之典待之請如

先廟聘處士吳與弼舉人陳獻章事例授以
清秩假以重權任其薦引試其展布與東
征諸臣相爲倚援則倭不足滅卽中國萬
世長城且賴之矣臣非敢邀非常功以稱
非常之報亦幸藉是舒

聖懷塞官曠然後乞骸骨而歸田里與耕夫

鈞叟歌頌太平臣之願也亦分也法曰得一良將如得勝兵十萬人臣得其人不敢不舉伏惟

陛下加意焉天下幸甚臣幸甚

比例捐資助工 奏停礦稅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等謹奏
爲比新例捐資以助大工復舊規行鹽
以供

御用事臣與練兵把總徐希昌生員閻鑑監
生郭三才儒士杜光弼等伏覩我

皇上殿工未成帑藏不給乃煩中使四出採
礦抽稅言官諫止謫罰紛紛臣等願比中
書余廷吉通判孫臣事例捐銀壹萬貳千
兩少助一時之費更有行鹽一策每歲可
進銀一十一萬兩以供

御用比諸採礦抽稅其事尤便伏乞

俞允慨然行之先將臣等願捐銀兩 勅令

監收停止礦稅俾臣等得效愚忠少補萬
一蓋鹽法之弊臣等頗知大者不敢言言
其小者淮南之鹽每年八單行六十八萬
引該課銀六十萬兩向因江西之袁臨吉
贛南安湖廣之長寶永辰等府路遠而險
商人不往又因嘉靖間討廣寇餉少暫借
此數府以行閩廣之鹽助之因循不復而

淮鹽遂虛二單歲壅十七萬引借補課銀
十一萬兩近者御史徐與棊兩次題復而
不行如故臣等願比溧水等縣塲鹽事例
買鹽於此數府行之然南京有天寧洲黃
天蕩二處乃強盜與鹽徒出入之所官民
常遭劫殺商鹽多被混沒向者曾光之亂
竇起於此近者陳忠等劫一主事擄其女
劉真等害一監生沒其官鹽十萬引數爲

大患莫能除者臣願養兵五千人列營於
此二處守之由臣之策則鹽盜可除商本
可保十一萬課銀可得以供

御用歲歲無虞矣蓋不行此鹽則此課難生
不立此兵則此鹽難行故養兵行鹽乃理
財一長策也較之採礦抽稅有名無害言
官之言可息天下之民心可安兵立而盜
弭莫此爲便且鹽法歸諸鹽院兵重屬諸

操院兵餉取諸鹽息而監收課務卽在各
官最明最簡又無違碍伏乞 特勅舉行
臣等不勝惶懼瞻望之至

萬曆己亥年正月二十二日

上奉

聖旨

下閣票擬閣臣沈一貫迎合稅監密揭中
阻逮下 詔獄而卒御史于承清疏劾一

貫內云自有礦稅以來言官諫止俱蒙責
罰獨舉人林章等疏

皇上既發閣票行閣臣跪一貫何故不票又
何故揭阻而章未奉 旨逮獄又未經一

審未受一刑如何即日身死則爲一貫之
鳩毒可知矣伏乞 勅下刑部究問

問云